# 畿輔人物志

# 畿輔人物志卷之六

北平孫承澤著

## 周方伯斌

周斌字國用昌黎人也景泰辛未進士授御史侃侃不事細瑣常出巡南畿河南陝西諸地申理冤獄摘伏如神英廟復辟之後石曹輩擁奸乘勢作威福戕逐善類道路以目莫有敢嬰之者斌爲河南道御史首倡同官張鵬周瑄等具其欺罔萌亂十餘事糾之上震怒遝至便殿俾誦彈章而歷詰之衆皆怖懼伏

地不敢出一語斌神色自若手持章疏朗讀不少懾每讀至一事輒正色別白之且誦且對力陳二凶罪狀明甚至其冒功濫職上愕然曰彼率將士迎駕有功何謂冒論功行賞何謂濫斌曰此輩貪天功當時迎駕止數百人今遽至數萬非冒濫而何上默然悉收各御史下錦衣衛獄降謫有差斌斥知江陰縣未幾石曹相繼敗上思其言累陞至廣東右布政

張司空欽

張欽字敬之順天人官至工部右侍郎初爲御史時

巡視居庸關武廟欲由關北狩欽閉關三勒䟫堅請回鑾武廟壯其忠遂止所著有心齋奏議夫時至正德時昏亂極矣乃能閉關遏駕及其差滿翠華始得西幸雖古之名臣何加焉後之居是職者借口時艱文其縮朒殆有餘愧哉

段大叅正

段正字以中七歲作鸚鵡賦有奇句由京學生領鄉薦第一明年成進士拜御史屢遷謫官至江西左叅政生平嚴于自律家貧四壁蕭然於書無所不讀恒

以通儒自期所著有介庵集三十卷宦遊集十卷栢臺公案十五卷課程日記三卷

王僉憲儀

王儀字克敬文安人嘉靖癸未成進士授靈壁令俄改嘉定兩邑稱平徵拜御史秦中中州藩封爲虐大爲民害公巡按西地皆以法繩之不少假借彼時江左自正統以來田賦戶籍浸失其初吏因緣爲奸而吳中尤甚吳中大臣力薦儀才遂有守蘇州之命㑹三月坐前河南㓜宗藩不法事宗室訴之詔奪儀職

而吳父老聞儀罷則相率數百人詣闕留之不報會
言官亦交章論薦復儀職得江西撫州而吳父老聞
其之撫不之吳復相率數百人上書願留儀守蘇至
再不報吳父老歸則又相率號于侯廵撫侯上其事
于是儀守蘇州儀至歎曰郡賦當天下什二而田額
溷亡可考何以定賦賦不均不可以救民吾誠不能
一日安其上遂日夜沉思擘畫率僚屬躬循阡陌間
計丈數仞溝洫縣縣各爲記籍卒披籍驗之或然或
否恒以一警百民毫釐不敢有所隱乃以八事定田

賦而賦平以十歲編徭役而役平以三法考課鈔而民之灌輸平令下初若煩碎後無不稱便者期年化行訟簡治平爲天下第一擢按察副使兵備蘇松四郡時秦璠王艮以南沙反伐之一年尤張遂哨狼山儀筴總兵湯軍福山以與賊邏將戰儀登壘望日徐之利未可趨也令舟師與邏邏皆北賊易我不備儀日可以夜半擊椎上長寸火箭齊發賊倉皇竄海中盡殪功上詔加俸一級賜白金文綺轉參政守冀寧卒突清源城下公令洞開諸門冦望之疑有伏背

邇乃檄部中無城者築無粮者蓄無兵衛者選練于是榆次平定之間皆有城矣　誅者諜知戒不敢犯頃之擢巡撫宣鎮僉都御史儀當鎮彫敝之後大集賓佐講畫戰守利弊上十餘疏易將領之庸弱者乃于是拔才能問疾苦飭廢墮申號令修器械嚴警邏節候望邊政一新嘗視邊遇寇從盤谷中擁之入公促兵迎戰俘酋百馬千降詔旌勵賜白金文綺晋右副都御史儀奏言兵當選鋒加其犒乃可用寢不報是歲大旱衆議餉且乏而　把都兒等乘虛突入所

過稍被剽掠儀督將走之事聞詔加切責遂奪巡撫
儀雖罷而廷臣交口推薦旋授陝西副使兵備肅州
肅故有哈密遺種雜民間歲久滋蔓爲害儀計徙之
境外肅以寧邊將士由是益愛之無不願爲死者詔
加俸一級明年庚戌進叅政以藩臣入賀特旨改僉
都御史郎撫其肅未及行適 擁衆犯京師移儀駐
通州扼其衝儀聞命星馳乘城見城下有胡服四掠
者問之衆曰此仇督府軍也儀曰軍爲掠又何求
命擒數人至治以軍法枷置市門外一營大譟儀不

爲勳翼日詣管鸞盛氣以待儀曰天子遣某來治軍不知有公能爲公保奸耶鸞忿赍中儀會御史劾之論儀不宜責入衛軍時上方倚汪鸞遂逮儀奪其官未幾鸞以逆敗天下多以此益重公退居九年卒

穆憲副文熙

穆文熙東明人嘉靖進士少穎悟經籍無所不窺尤尚節義莊廟初給事石公星以言忤廷杖幾斃文熙奮不顧身周旋醫藥得不死解官歸士論壯之後歷官憲副浩然而歸所居有逍遙園坐起一編文藻蔚

然爲一代名家所著有逍遥園集左史戰國纂評諸書行於世

楊學博和

楊和字節之固安人自少孝親睦族勤學好問及長剛方嚴正不愧暗室且絕口不言人非晩領鄉薦由徐州學正陞國子博士平昔不務蓄積惟嚴于教子著有學範一書以教後人講明義理不專事科舉之學長子維傑正德丙戌廷試第二次子維聰正德辛巳廷試第一俱爲海内聞人向年余過方城彼中父

老修譚楊太公居鄉之善及訓子之方而兩子俱占巍科入木天乃無人言及者始知人之在世科名不足恃也方城有蘇中丞名阜者宦跡所至有聲曾著益智錄數百卷該博有實用其後人不能守歸之楊都尉家楚人文安之于都尉家見之驚嘆以爲勝於文獻通考兵火後惜不存余欲爲著一傳了不得其梗概尚俟知中丞者

周沐陽盛

周盛字永昌其先吳縣人永樂間遷江南大姓實京

師乃入籍大興爲府學諸生嘗謝客閉戸讀書一日大雪無火擁衾端坐至夜半聲益悲鄰舍聞之皆嘆以告里中長老自是爲里中所重然七試不售歲貢入太學弘治乙卯選直隸沐陽令治化大行戸不夜闔七年移牒告歸令未下飄然而行歸家徒壁立顧終日陶陶賦詩所著有詩集四卷

李光祿紳

李紳字縉卿順天人嗜讀書爲行人數奉使足跡徧天下聞見益博九載考最遷戸部員外郎李尚書敏

鷹爲光祿寺少卿會考覈京朝官爲忌者所中謫外三蕟引年歸榜于座曰五斗傾將雙膝屈三章乞得一身閒紳居城南徙禁籞西偏多蓄道書手録至盈箱篋所著有抱犢山人稿曾于肓可漫志中見其求解官疏云郡縣之職非循良豈弟者弗稱茲以浮躁淺露之名而責其循良豈弟之政葢亦難矣其篤切如此古云休官亦由人詎不信哉

陳醒翁堯

陳堯字敬甫順天人生而穎異日誦千言嘉靖十四

年舉進士仕至刑部左侍郎告歸少從呂高陵柟遊既仕卒以文學飾吏治所至輒聚生徒講學遇形勝未嘗廢遊觀南安爲之築醒翁亭于龍屏山南安人言公品誼可當盧陵直不飲耳尭喜因號醒翁所著有醒翁集

郭太守文輔

郭文輔字共臣宛平人父儁仕至兩浙運同文輔性貞澹好學持論可觀舉進士授行人嚴嵩專國其子世蕃受賂竊官文輔雅不妄交斂跡自守不與通使

選同署生每奏金錢方物于嚴氏私相習為故事文輔不肯又無可將人咸笑之會考選言官世蕃聞文輔名欲引之且藉以示無私陰遣客諷文輔且期以五百金即入臺無疑文輔笑而佯應之客反報世蕃甚悅即白其事于嵩授御史客如約責金文輔笑謝而已世蕃以為誕已大恚屬早甚考察百司世蕃陰令冢宰誣奏文輔選蠹不稱改戶部主事文輔怡然安之居部清約寬雅秋毫之利不漏也人稍稍稱之知常州府文輔孤介為政持大體與民休息絕無干

謁當事益𥡴之調永昌治如常州久之投劾而去去之日惟圖書數篋而已家更貧困至不聊生徒自肆于學無所不闚藏書數萬卷躬自校讐與驃騎將軍馬應乾爲友應乾直亮博雅有古人風交相砥礪相得甚歡雖居朝市門𧋍蕭然他人莫敢望也應乾嘗稱之曰其臣之爲人虛不逆物卑不失已依依自遠雖迹同軒冕而肥遯之貞卓然獨往讀書持論不執轍于古人寘心析理不膠結于胷臆養恬致知實宗廟之瑚璉幽冀之旃角也人以爲知言

盧光祿宗哲

盧宗哲字濬卿淶水人嘉靖乙未進士天子躬御文華殿簡試親品第選庶常尚方給筆札讀書禁中哲故善古文歌詩至是大肆其力日益有名授檢討連外内艱服闋補故官辛丑同考會試甲辰同修大明會典擢南京國子監司業守篆念諸生善逸立要束繩之凡貴遊子弟關說求出者不聽府分宜父子勢熾甚哲究不賄一金於是大忤日先生芽還南晉翁念之哲日某來考績不來講遷官也分宜懸則以爲

南京尚寶卿連擢南太僕寺卿故開府滁陽滁陽者山水名勝之地也往士大夫至載吟嘯以爲常哲乃日夜下計郡邑問馬蕃息狀寺有贖金二千或謂内之例也哲笑曰豈有懷金盧濬卿哉竟不内戊午召爲光祿卿故事上供不時予賈人直賈往往破産蕩中乃故有羨金則謂其僚曰夫儌人而不予直是縣官給賈人食物也乃大發金悉償之久之推戶部侍郎分宜居中持之不報已未得痺疾告歸發橐中裝止四十金召夫人及其子曰此二十年來官裝也可

中分之築室設關日偃臥其中賓客故人來則彈棊對語倦則復臥平生所著述甚富一日盡焚之曰雕蟲小技古人以覆醬瓿何多事也年七十卒

孫僉事博

孫博字約之景州人倜儻有志節究心經書著爲論說諸儒競傳誦之尋舉進士授給事中成化庚子汪直用事立西厰疏論直盜弄國柄作福作威使君相廢職漸不可長疏入亦會諸大臣大爭西厰得罷直大恨會敵寇雲中直與王越朱永北伐奏博紀功險

欲中之銳前抵軍意氣峭拔戎服彎弧馳突如健將
將或聚議機務侃侃指畫利害不少挫直始心敬之
越亦從旁救護得免禍師還論功陞山西僉事尋致
仕歸茅茨蕭然弘治甲子知州馬貪虐毒民規之不
懌以事來侵搏發憤詣京師論其罪下獄問且遣使
者詣州覈實知州度不可解乃佯爲謝罪寘酒毒殺
之且死囑妻曰吾以孤直罷歸今乃爲羣小所害命
也吾死勿埋庶幾朝廷覺悟得爲百姓除暴馬後竟
伏誅石公玠嘗曰先子按察晉陽嘗與公爲寮寀琉

兄弟又甞侍几杖親見其爲人卓犖開爽有古國士風然慮事不欲爲太深又不設城衛故始以此立節中以此去位終以此致死語曰直如弦死道邊信然哉

畿輔人物志卷之七

北平孫承澤著

傅文毅珪

傅珪字邦瑞清苑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弘治十三年陞左中允正德四年逆瑾惡其不附已矯旨降修撰瑾敗復原官五年以學士陞吏部右侍郎明年轉左尋陞禮部尚書當是時武宗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廷聞之無所據以諫俄内批禮部番僧請腴田千畝爲大慶法王下院乃書大慶法

王與聖旨等珪佯不知者執奏孰爲大慶法王者敢與至尊並書褻天子壞祖宗法大不敬詔勿問田亦竟止寵伶臧賢請改牙牌珪曰優敢亂祖宗法臧又欲改教坊司印珪曰優敢亂祖宗法皆格不行時流賊亂中原太監陸誾總軍容徵久不捷諸內臣又立監鎗名盡出後曹內臣統軍下廷議衆莫敢先發珪奮曰兵老民疲賊日熾以冒功者冗償事者漏罰失將士心今賊在郊圻肺腑間民囂然思亂禍在宗社旦夕吾輩死不牘責諸公尚首鼠耶議罷上竟遣監

鎗諸內臣俄有旨令珪致仕去即束裝就道既歸淸苑杜門謝客跡不至郡闕園城西蒔花植木日與親舊飲酒賦詩爲樂絕口不談朝政不通書朝貴中有佳山水趣携親友往遊浹旬而返峻絕幽邃人所不至之地皆留題焉十年四月以疾卒年五十有七公爲人厚重朴直沉毅端方耻浮薄寡嗜好内剛外和與人言侃侃無所隱伏自檢甚嚴于繩墨不失尺寸居閒渾然遇事則精核明審人不敢欺主應天試事時簾外官有權要囑之行私者送廩餼時令一私人

至簾內欲有所請白即叱出痛笞之曰此豈汝所至之地其人竟不敢言說者謂當時一容其人啓口則行私者得以籍詞矣在禮部尤稱執法一時士夫倚以為重為文平生不事劖刻有北潭集八卷藏于家卒之日棺槨衣斂之具皆自處分書籍詞翰之類皆封以付諸弟且戒死後勿乞恩祭塋勿求墓誌銘勿作佛事既卒撫巡官以聞上命賜塋祭公在翰林將無事表見及柄用則剛大之氣忠貞之節經濟之才鎮定之力卓然不羣而其處進退死生之間尤為駿

偉求之古人蓋無愧云贈太子少保謚文毅

石文隱珤

石珤字邦彥藁城人舉成化丁未進士入翰林聲價大振歷任國子祭酒以身率人教嚴而諸生莫敢犯時武宗無嗣上疏請于藩王中擇其親且賢者育于宫中代行溫凊蒸嘗之禮武宗始狩宣大疏請回鑾曰六師不備遠違法宫内無親近之託外有事變之虞若鑾輿一日未返則臣子之心一日未安後百官相率諫南巡者罪且不測公上疏救之辭尤切直進

吏部尚書時承羣小竊柄之餘政以賂成官以意授士習靡然日趨于壞屬考察京官凡諸清議有干者多見屏黜是時輔臣有不悅者託辭請命仍兼學士在內閣專管誥勅實奪之權也前後所上封事大要勸上清心省事法堯舜之恭己無爲用漢文之與民休息其諷上力行王道辨別邪佞中才皆可用之人不必求備平易有近民之實不必務奇治有端緒不必責効旦夕之間事可包荒不必刻意淵魚之察人謂其爲救時之藥石嘉靖三年手勅兼文淵閣大學

士入典機務有所論列多觸忌諱上優容之有勳戚
怙勢奪民田萬餘頃既得旨民大騷公言于上仍還
之民公沉靜寡默居政府不輕發言遇事所難徐出
一二語輒中節有不當意者憤激見詞色閒人或誚
其過直久乃服之屢典文衡以平正簡要取士文體
爲之一變錦衣官有構飛語訐輔臣者併中傷之遂
逮下詔獄臺諫皆白其無他大學士楊一清力爲辯
之公惟求去上許之儆民車歸閉門不出人益仰之
年六十四卒于家謚文隱後改文介

石司農玠

石玠稾城人父文玉登天順甲申進士擢監察御史至山西按察使以端毅著聞玠與弟珤同登成化丁未進士珤改庶吉士玠授汜水知縣入爲御史勅嚴大同邊儲隨按陝西邊務曉暢兵事文武將吏服之乙丑推綜三法司事總憲浮梁戴珊素重玠事悉委之正德丙寅以副使督學山西教人以修德行務經學爲本歷按察使陞右布政使尋轉左視去其父按察時僅二十年人以爲世美嘗作贍栢堂以志感辛

末以副憲巡撫大同久歷邊陲習諳戎務而尤善於任人大小將領皆樂爲用邊境以寧入爲右司馬時遼左不靖命往諭之宣布威德相率帖服乙亥陞大司農會上在宣府需銀百萬堅執不發上數使人促之僅以一半應命權寵錢寧等沮壞鹽法累執奏與之忤咸側目上欲南幸羣臣切諫悉杖之于朝乃上疏論救諸側目因而構毀乃令自陳奪俸遂稱病歸杜門却埽意致澹然喜讀國語左傳尤好靖節香山二公詩行坐不釋手每花晨月夕輙朗誦之以當歌

曲所著有東溥漫稿

朱都御史裳

朱裳沙河人正德甲戌進士以御史巡山西鹽法巡按山東其巡鹽時拒錢寧之請按山東時御史王相被閹豎搆下詔獄裳抗疏曰朝廷設御史如齊民養猫捕鼠猫鼠相持主人可助鼠耶疏闢八罪王御史得從輕處還朝諫止南巡出知鞏昌府嘉靖時吏部綜覈吏治天下吏卓異者五人裳居第一遷浙江按察副使自福建按察使轉浙江左布政副都御史治

河濟上丁外艱家居久之沙河之人爲裳作無媿亭立石頌德世宗南巡朝見于磁州勅起舊官章聖太后梓宮南祔董治水道勞瘁過度又與內使不協詬詈之怏怏暴卒七級開裳自其少年則號安貧子自其爲鄉舉則曰堯舜君民孔顏師友所願也自其爲御史至都御史治官鑰門廳廨如寺家居土室石門連旬茹菜其以御史按山東時東人誤傳以爲長齋布政浙江吏私書其案曰清如水難到底裳手續之曰如水清饑殺倉裳妻就館裳敝衣冠執爨收生嫗

至以爲傭也平生見及必踐曰尊德性道問學聖賢要旨也見世有不當意事輙掩面曰醜看醜看其始入官時嘗寄一縑于其父鳳凰怒詬曰胡用此骨血汚我立葵之人曰朱公固能廉亦本于父訓雀銑志袞墓比之軒輗隆慶三年賜祭塟謚恭簡

岳工部倫

岳倫字厚夫別號雲石保定人少負奇節以上谷僻陋寡見聞挾冊來京從諸名人遊問學日博嘉靖壬午領順天鄉薦丙戌登進士第授行人使汴藏歡見

饑莩塞途還朝即上免徵追賑一疏詞甚激切已復
劾權貴專擅數十事遂落職為山東齊東縣簿稍
遷山西曲沃知縣累晉工部主事員外郎郎中職所
宜舉不遺餘力會朝議羣臣才可往諭安南者倫名
在選駕幸承天倫首諫止詔下禁獄凡六閱月獲賜
罷歸上谷平生憤激之氣時于聲詩焉發之倫美鬚
渥顏身長七尺偉然萬夫之望謂當遠到而官止郎
署年僅五十有一倫性剛烈遇事輒發然恤困扶危
古人不過但夫有一言當理亦不忍棄嘗欲上書闕

下徧歷九邊分屯建戍選銳募勇起遼海迄蜀川修
洪公舊業以扼潮河之險追王濬遺跡以復興和之
城徙朶顏諸𧉪于開平廢壘以大寧地內屬振哈密
孱弱之裔以制吐蕃又欲彷金元故事立瀛海平灤
諸鎭羽翼神京諸所經畧既定則西羌不敢窺甘凉
而吉囊俺答無能猾夏也有志未就惜哉

達督學其道

達其道字行甫任縣人中第後授工部主事管榷濟
寧諸閘癸亥轉員外郎管後庫出納庫與閘俱腴地

而一無所取甲子遷郎中肅皇帝命驱玉河甚廹衆僚皆怵焉莫敢應尚書雷公獨以屬之未幾河工成欽賞白金綵幣丙寅轉河南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歎曰今之督學者獘在重文蓺斯道化衰狥于請斯巾裳濫此其係于世教者非渺小也乃程業兼稽行誼以樹標立極要使人名實不爽其登進黜罰惟埶之巳即尊要素所厚善之子弟不少曲假故風用丕變而中土多彬彬文質之士隆慶戊辰乞休歸篋惟古書數帙了無長物人稱其清且取士一途祖宗朝

惟重行誼故一時人物爲盛後乃止以文藝相尚士無實修所以朝多粃政安得如逵公者而衡量人士哉

# 畿輔人物志卷之八

北平孫承澤著

## 楊忠愍繼盛

楊繼盛字仲芳容城人嘉靖丁未舉進士授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與同舍郎海鹽鄭曉相善曉品鑑人倫目空一世獨雅重公時與譚古今成敗國朝典章而關西韓邦奇爲南兵部尚書負重名公從之受樂三月而得其數又踰月而得其神邦奇則舉天文地理太乙六壬奇門書悉以授之庚戌秋西戎大舉薊

京師而南南中議發兵入援公恩馳身往當匈奴會解嚴明年考滿赴部遷兵部員外郎時咸寧侯仇鸞以雲中騎勤王驟得兵權上虛已聽之而鸞驕且內畏 請于二邊互市市馬鸞主其議奉以中國幣帛將遣使公抗疏力言其十不可五謬大畧謂互市者和親之別名也 蹂踐我陵寢虔劉我人民而輕與之和是忘天下之大讐一前北伐之詔天下咸知聖意所向今倏更之曰和是失天下之大信二以堂堂天朝而下與 爲市損國家之重威三宇內豪

傑日夜磨勵其長技思卄心于 而今使無所用之墮豪傑向用之志四庚戌之變天下稍稍習兵無故而和以弛之懈天下飭武之志五往者邊臣私通吏得以文法繩之令導之使通開邊方勾[illegible]之門六伏羌之莽在在有之往猶束于法而不敢肆今若此又安所忌憚開百姓不靖之漸七 非深入腑我無備也既已備矣而復從互市彼將謂我無人乎長輕慢中國之心八 狡猾叵測我竭財力而與之令郎以善去能保其後不負約乎此墮 人狡猾之

謀九大約中國歲費數十萬可得[illegible]馬數萬匹萬一
馬盡而中國之財亦竭安所善後此貽後日難繼
之禍十所以爲此謬說者不過曰吾以市馬羈縻之
而徐徐修備苟能修備何藉于羈縻此其謬一既與
和矣卽得馬安所用之又　安肯以壯馬與我乎此
其謬二互市不已必至入貢入貢而中國之財竭于
者益大此其謬三　既以市爲利中國必不可
失信舉衆來市能盡給其衆乎不給能保其不內掠
乎此其謬四或曰佳兵不祥未可輕試不若和以餌

之夫損國威而養　患必自此言始矣譬如癰疽遍四肢毒且內攻悍用藥石惟膏粱是甘有生理乎此五謬也夫此十不可五謬舉朝之人皆知之然而莫敢爲陛下盡言者懾于仇鸞之勢是仇鸞謀國不忠外慴于　之重苟圖目前之安以脫近禍耳陛下誠沛然發德音按治開市者罪遴將練兵聲罪致討不出十年臣請爲陛下勒石燕然懸俺答之首于藁街以示天下後世疏入上壯之下閣臣嚴嵩等議咸唯唯仇鸞恌憤以密疏入上意遂中變下公錦衣獄公

對訊侃侃不屈獄具貶狄道縣典史凡三年而滄數敗約入寇鸞奸計盡露罪至族而公所言大驗上念之遷諸城令踰月歷南戸部主事尋進刑部員外郎調兵部武選時大學士嚴嵩用事公中夜慨然嘆曰聖天子遇我厚舍此不言安所圖報于是日夜睿具疏論之疏曰臣先因阻馬市得罪下獄逆鸞百計寘臣于死陛下寬宥生全之不二年復還今職是臣今日之身陛下再生之身也臣有一言願以死報陛下則莫急于誅賊臣嚴嵩者請歷數其罪以陳於前我

太祖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載在祖訓甚嚴殿閣之臣止備顧問而已乃嵩爲輔臣陰操丞相之權顯侵百司之職使天下知有嵩而不知有陛下是壞祖宗之成法一罪也權者人君統馭之具不可下移而嵩指票本竊弄威福借陛下之喜怒彰一已之恩威此盜君上之大權二罪也善則歸君人臣之忠義也陛下有所行而善嵩必向人語曰上原無此意我贊而成之此掩主上之治功三罪也陛下令嵩票本取君逸臣勞之意嵩何爲令子世蕃代票

又何爲約諸義子趙文華等共票是嵩以臣而竊君
之權世蕃又以子而弄父之柄此縱逆予之僭竊四
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于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輔
臣陰爲壟斷之計欲使伊孫冒功于兩廣先置所親
爲總督總兵于是嚴鵠效忠等各以乳臭之子冒斬
級功得爲錦衣而所親因得驟遷要秩是旣竊陛下
之權以官其子孫又因子孫而顯拔私黨此冒朝廷
之軍功五罪也仇鸞總兵甘肅以貪虐革矣嵩餌其
賄而薦爲大將及鸞勢出嵩上嵩不勝忿且察陛下

有疑鸞心遂互相誹謗以泯其迹是勾　者逆鸞而

引用逆鸞者嵩也此引背逆之奸臣六罪也　入

犯兵法擊其惰歸此大機也而兵部尚書丁汝夔問

計於嵩嵩曰　飽自退故汝夔傳令不戰及上逮治

汝夔嵩僞稱密疏保之汝夔臨刑始知爲嵩所賣是

嵩以不戰給國又以死給汝夔此悞國家之軍機七

罪也黜陟人主大權非臣下可得而私刑曹郎徐學

詩論嵩削籍矣京察勒吏部并其兄徐應豊罷之戶

科都給事中厲汝進論嵩降典史矣外察勒吏部并

削其籍考察大典陛下特以激厲天下賊嵩竊之中傷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罪也吏兵二部利權所歸而嵩擅制之文武陞遷不論才而問賄故將官日剝削乎軍士而有司益濫取于百姓天下人人思亂臣恐患不在

而在城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罪也先朝風俗尚稱淳厚及嵩任事而敗壞已極又甚於劉瑾時矣惟嵩好利故天下爭尚貪嵩好諛故天下爭尚諂源之不清流何以潔此壞天下之風俗十罪也此十者罪狀昭昭人耳目矣然又有五奸臣請

盡言而無諱可乎夫知陛下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侍從嵩陰結重賄伺察聖意每舉必密報之故嵩得預謀而巧合是陛下之左右皆嵩之間諜矣通政司納言之地嵩欲阻塞言路遂令義子趙文華爲之使每章奏必預聞之故嵩得巧爲彌縫是陛下之納言盡嵩之鷹犬矣既已彌縫内外所畏者廠衛耳則又令子世蕃與聯姻戚是陛下之爪牙皆嵩之瓜葛矣廠衛既清又懼科道有後言也嵩于進士中非其私屬不得與中行之選推知非其傾圓融者不得與行取

故臺省盡置私人箝負陛下而不忍負權臣是陛下之耳目盡嵩之奴僕矣科道雖被其籠絡而部臣如徐學詩等尤當防也嵩又令子世蕃采部屬有才望者收置門下根結蒂固合爲一黨是陛下之臣工盡嵩之心腹矣有此五奸故得掩彼十罪五奸既破十罪立見陛下何不忍割一賊臣之愛而忍塗炭百萬生靈乎倘蒙聽察試召問二王令其面陳或諮之冢閣臣得實重則誅僇輕則削罰　　聞之不戰而膽喪氣奪於致太平何有疏奏上恚繼盛藐而嵩方以

別事得幸遂詆構逮下錦衣獄詰曰何自引二王公
曰非二王曷不懼嵩者且官家事獨不畏嵩敗耶獄
具杖至百或遺以蚺蛇膽公曰吾自有膽却之受杖
送刑部擬罪部擬以詐傳親王令旨絞以癸丑十月
論死臨刑出所著年譜授其子應尾曰後十年可開
也爲詩二章其一曰浩氣迎太虛丹心照萬古生前
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其二曰天王自聖明制作高萬
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慷慨曼聲長嘯以沒隆
慶初錄死事諸臣贈太常寺少卿廕其子賜謚忠愍

子詞額曰旌忠

王司馬遴

王遴號繼津霸州人少而穎悟異常甫壯慨然有四方之志常自書一聯於壁曰潛心立志常思禁伏宂人登要操權務在保安善類識者已知其不凡嘉靖丁未成進士授紹興府推官手裁太著爲人側目考滿至京於貴要一無所謁遂以平常復任知公者甚爲不平吏部亟陞爲武選主政以解人言時楊公繼盛爲武選員外郎甚相得也一日楊公上疏劾奸輔

嵩自分必不免過公寓相别並以妻子託之公曰君為社稷計吾不能為社稷以安君之心乎楊曰余一女二子一子巳有親次子與女皆幼長而婚嫁皆在君擇焉公乃以女許其次子楊泣拜而别時嚴嵩威勢甚赫人人避匿楊號下逮繫刑部公往送至獄時奉旨查嚴效忠嚴鵠冐功一事甚急兵部尚書聶豹嚴之門人也公言冐功之事甚實長安無不知者宜據實具覆聶使人約火房語曰此何時也况嚴未嘗冐功併陞亦有事例出一稿付公公曰嚴未嘗冐功

嚴效忠安在哉效忠鬼名嚴鵠乳臭厮養子耳併陞
雖有事例皆奸人徼法舞文非祖宗舊制也聶面赤
但门將稿付郎中明日畫題公曰必欲如此幸無列
名次日公約同官另具一稿說堂聶曰有稿矣此稿
云何公曰司稿查據節年邦政事例不敢欺皇上不
敢負老先生聶怒曰如何欺皇上負我公曰嚴效忠
嚴鵠本是冒功而今日不然此不欺皇上乎老先生
平日講學以聖賢自處且皇上起之廢籍不二三年
位至大司馬安敢負老先生而不救正且天下士大

夫朝覲會試俱在此恐堂疏一傳名節掃地矣乞熟思之聶擲稿于地曰君爲君子豹爲小人矣聶知公不可奪乃密報嵩嵩上疏辭冒功之官奉旨嚴鞫陞錦衣衛指揮同知前論冒功遂免覆嵩切齒於公會有窮弁聲寃者逮公下錦衣獄查無干涉釋放楊公之獄上論死公徬徨如失左右手自往西市收其尸作詩二首哭之時戶部籍籍公不顧也未幾陞公巡兗州道有宗室爲盜人不敢問公至擒寘於法四境肅然又自河北道轉山西岢嵐兵備副使以　忠正

廹當國者欲以難公也修隘塞通水渠　數犯皆却之聲望大著撫按皆忌之公具呈告休撫按益怒遂會疏糾劾降調而南京科道中有爲公舊屬吏爲公訴劣考者竟以大計拾遺賴部力持不可肯嵐士民爲公頌冤於新撫按公疏薦公復任以救危鎮上乃特陞公僉都御史巡撫延綏促之赴鎮隨有保安之捷陝西按臣温如玉上疏劾其蹤𨻶在内科道和之遂回籍聽勘時各邊告警需人甚急推公宣府巡撫以修城却敵之功加俸一級公以親老請告不允陞

兵部右侍郎提督京營復三疏控辭不允然以亢直
與張江陵語多不合適有閱視之議遂自請行邊上
賜飛魚服以寵其行一路嚴禁餽遺毫不假借至固
原總督戴公才以鄉曲之雅致花幣金銀壺盞立還
之戴公使人言官尊不當却公笑曰禮義由賢者出
官之尊卑豈足言哉其鋒稜如此閱視事竣上中途
患病乞致仕疏不允又懇請得回籍萬曆壬午起補
原官陞南京工部尚書改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又改
北戶部尚書在部正值議從祀諸儒公力言諸儒從

祀須以實踐爲手餘皆僞也陽明以才勝若實踐工夫難與薛文淸同又曰若陽明得從祀則朱晦菴呂東萊皆不足信言之鑿鑿尤爲有識乙酉攺兵部尚書時兵部政務衰敝已極一切聽命於內閣及大璫拱手受成而已公受事凡有請託悉行拒絕一日會申內閣時行託以奶子府胥事指揮羅秀陞堂上僉書公曰錦衣堂上僉書舊皆由南北鎭撫陞轉奶子府經歷無例申又力訂之公退而訪羅秀乃內侍滕祥家奴也置之不顧申又託該衛掌印官來請力斥

之中大恚會聖駕謁陵御用監掌印太監張枯違例取馬差寫字執一白頭手本到部說該監奏准公曰既奏准何手本上無該監印信又不由司禮監於會極門發下又不經由兵科抄出俱非政體遂具疏請上查明應否然後遵行以防詐僞于是內閣遂票擬留御批全不知敬上之禮又嗾言官糾之具疏請告允令致仕公歸張公佳胤來代羅秀陞錦衣衛指揮同知堂上僉書管事吏科張養蒙上疏糾之佳胤擺去會推之日科道力薦公與嚴公淸同列名上點用

嚴清梅給事鵾祚疏云以嚴清之持正知必不為張
佳胤之逼然持正而勢不行恐又為王遴之續公家
居杜門薦用之疏無歲不上四賜存問享壽八十四
終祭塟如制公所著有大隱堂集四卷二鎮疏草八
卷奏議十卷子王樂善字西里為考功郎先公而卒

厲給事汝進

厲汝進字子修灤州人登第後拜給事中時嚴嵩父
子柄政為虐公上疏糾之謂嵩為國大蠹子世蕃美
權納賄其勢方張薑牛之牿宜禁于始疏上嵩黨責

璫者御前給言曰當大雩齋戒時何得又來救楊呆
上大震怒不及覽命廷杖八十謫雲南亦佐縣典史
慨然曰生即懸蓬弧長何計秦越即日就道次年竟
以考察罷例不復錄楊忠愍繼盛疏云嵩考察外官
時過嚇吏部將汝進罷黜夫言官縱言不當旣降之
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乃以私忿罷黜之則外臣被
中者又何可勝數耶公直名大震高麗使入貢問曰
厲給事安在

王太宰本固

王本固字子民邢臺人登第後爲棃安令以循卓著聞徵入爲御史按浙值倭寇猖獗時有海寇王直者逃罪居倭數爲浙患督府以計誘歸欲釋罪官之公不可竟置大辟朝論韙之督府以寇平欲置酒高會號太平宴以示耀公曰元惡雖擒餘孽尚在何太平之可言後督府又以糜兵餉事爲言者所糾與公勘報掩之公竟以實聞督府內結柄臣嚴嵩甚密嵩由是大憾每求所以中傷之會遼左饑奏命公賑饑米六萬石以騾運意爲緩不及事假此禍之耳公奏改

一半折銀分賑遼陽遠地一半本色分賑廣寧近地凡再閱月而完還左安焉故事御史八年序宜留内柄臣憾公不置竟出陝西西寧副使寧有指揮星鎮者縱事當革潛入那臺以重賄祈免公發覺之竟坐以法又有莊浪兵丁稱擾官越餉而叛公孤身馳諭叛者咸帖服未幾分宜敗公以叅政尋陞大理少卿晉南僉憲提督江防召爲北副憲歷刑兵左侍郎隆慶初改吏部會新鄭高拱以内閣攝冢宰意氣昂昂任意予奪公卿累息下之公獨與之爭咄咄不合乃

遷公南冡宰公欣然就道抵南會太察京官有爲張江陵居正所不悅者遺書欲俱罷之公曰我寧得罪相君何敢得罪公議也江陵恚甚公以病乞休家居杜門謝絶人事迨江陵殁中外交薦公洎如也公立朝侃侃三值柄臣曾不少挫人稱爲古之遺直云

## 王司農好問

王好問字裕卿別號西塘樂亭人登嘉靖庚戌進士授太常博士擢御史以風節自持行都城搏擊無所避會元夕一巨璫張燈邸第陳百戲都人士女聚觀

有躁躝死者璫俛公勿以聞公竟按其事奏劾豪貴斂手嘉隆之際内庫冊籍洗匿莫可究詰宦豎浸漁無筭公請清之得隱漏軍器三萬二千有奇又用事近習𢀿督營兵公抗疏謂自古未有以閹人監軍者即有之亦衰世事唐宋勿論如本朝王振劉瑾足爲殷鑒言甚切直再被命按秦晉時上好言祥瑞隴西山白鹿芝草榆次天書皆斥不以獻公論韙之公在職八年所言悉軍國大計如裨聖治止行幸肅戎政隆大典彰王德一政體飭禮儀勵新政慎辭典重孝

思陳時議勸聖學諸疏多見施行當是時王侍御之
名聞天下尋遷大理寺少卿晉太僕累陞至南總憲
轉大司農乞歸之疏屢上及入賀聖壽再請如初不
允以滿上計遂四疏堅請獲休致公壯年每好古自
負留心聖賢之學至老彌篤嘗謂道本平實安事苟
難學貴定志勿爲利動公能踐其所言終身恬澹寡
交遊雖位躋崇膴食不兼味衣不重帛卒之日家無
餘貲平居手不釋卷著作甚富今止有春照軒集行
世

劉司農體乾

劉體乾東安人爲給事中時值國計告乏令廷臣會議或欲徵歷歲逋負或欲加增賦額公獨上疏云近日北敵陸梁陛下赫然震怒欲大舉撻伐令諸臣會議軍儲諸臣爲一切不得已之計用佐經費臣聞蘇軾有言豐財之法惟在去其害財者臣謂今害財之大者有二冗吏冗費乃當今理財第一義也我朝自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合文職蓋十萬餘矣今邊功之陞授勳貴之傳請不知其幾是武職不止

八萬也各衙門之添設大臣之恩蔭不知其幾是合文職又不止十萬也成化時視洪武爲冗今視成化時尤冗遠視宋之官制三萬四千員唐制一萬八千員漢制七千五百員又不啻倍蓰矣文武官制外如閹宦之收入漸廣錦衣之充選漸多中書等衙門帶俸漸濫與夫禮部之譯字生鴻臚寺之通事序班光祿寺之廚役神樂觀之樂舞生各監局之勇士匠人及大工陞除狐假猿攀尤不能悉數葢巳萬萬于祖制矣乞勅各衙門淸查節省祿俸無筭所謂革冗吏

者此也又聞嘉靖元年至十五年光祿寺積剩銀尚有八十萬自二十一年以來供應日增餘銀頓盡其本寺進御膳蔬果初無定額惟以內監片紙據數供納內監官乾沒輙以所進器之行戶所以前後多寡頓異者內官之滲漏冒破也其供應各衙門侵盜尤多乞勑禮部再三酌議著爲令典年終遣科道官查覈所謂革冗費者此也二冗既革國計自然有餘何患軍興之儲哉以踈中事侵內監大不悅之後累歷至大司農隆慶初內降取買真珠黃綠玉等項公執

持不行上切責之予閑任公惇謹事持大體始終不渝其操人稱爲有古大臣風

鄭司空紳

鄭紳字公佩淶水人以錦衣籍世居京師登正德甲戌進士公自入官三十年凡九遷不出都城門以工部尚書掌通政司事食一品俸慨然曰吾其止足時矣遂上疏乞老得俞旨是爲歲乙巳紳既賜休甚適乃故都城居也朝大夫舊遊及諸後進知紳名數就紳訪政理輿馬相屬紳一切謝避之乃於都城之南

里許築居號南池書院引泉種樹鼓棹中流就訪者
又至乃又去都城數十里於西山得冷泉之勝築居
號北泉書院偕朋舊子姓數輩以往間來南池復往
探幽尋樂紳之詩曰世多君子扶皇極天放閒人養
太和都城人謂焉公起家戶曹歷鴻臚轉通政晉工
部皆非雄職故門無私謁而公亦不干人以私居身
不喜爲無益之勞所在屏息危坐竟日享年八十有
一

楊中丞宜

楊宜字伯時衡水人嘉靖癸未進士任監察御史以風力著稱督學南畿藻鑑精徹士一經其賞識無不得雋以去如瞿文懿陸文裕諸公位卿寺登八座者數百人釐正文體敦崇行誼時以司馬文正公比之後總計留京開府兩浙所至聲績蔚然至今士子稱正直忠厚者必曰栽菴先生云

史司馬道

史道字克弘涿州人正德丁丑進士選庶吉士授給事中劾江彬神周等罪又劾尚書王憲黨惡通賂世

宗立諭救王瓊得減死使朝鮮爲副使遷山西僉事
素惡首相楊廷和專擅疏其不法三十事楊立辯得
旨史道拿問謫金縣丞廷和去國言官合疏以訟復
原官疏辭仍願外任許之歷江西僉事累晉大理少
卿都給事夏言方當上意驟陞協院僉都因劾停之
刁民童源訐諸貴弁法司受賄據實重遣輦轂少安
都御史汪鋐阿張孚敬意借監生詹綮誣奏欲重治
少宰徐縉力勸阻汪即述其言以聞上置不問給事
中鄭準言事謫典史應朝以病未至鋐遂署以逃道

力爭之給事中孫應奎據實奏汪辯謂準怨望道阻
撓坐罰俸半年孫讁縣丞十三年陞大理卿署都察
院事與汪不協又罰俸因會推到遲降山東叅議又
以辭朝稍後閑住十五年起左僉都撫大同親率總
兵梁震破敵王林川又破之沙河陞撫都又討妖賊
楊逼等平之十七年敵再入再却之十八年有碌䃅
河紙房頭之捷與總督毛伯溫修復五堡陞兵部侍
郎仍任十九年破敵乾河門二十年破敵老王溝獲
奸細二十餘人轉左回部會大敵犯山西諸將尾賊

以往留駐中營敵數千人犯者二皆却之以生母艱
去庚戌都城戒嚴起原官銜營盧溝橋以入行旅數
千隨之道始通卽上防邊禦戎之策以病乞休得允
甫七日馬市議起命往宣大措置計縛妖逆蕭芹等
陞兵部尚書議遣指揮叢蘭等出邊間俺答使內潰
召入戎政不果行馬市亦罷累乞休允之明年擒叛
功加太子少保廕子錦衣百戶又明年癸丑卒

張司馬學顏

張學顏字子愚號心齋肥鄉人嘉靖癸丑進士授曲

沃令擢工垣拂權貴意歷副使隆慶五年春遼東巡撫缺張居正言於高拱以才望陞右僉都撫遼學顏曰是惴惴若重卵者而何措置泄泄也於是積屯置餉與夫保障觸恤造火器備陣車靡不曲盡居正心奇其才晉兵部侍郎兼右都御史益加憤勵議移險山等六堡于寬奠子十岔口斥邊地二百餘里後人賴其利萬曆六年擢大司農方是時吏治虛飾弁髦財賦內帑駸駸不支學顏為責實考成有稽章奏滿出納省鎮餉裁冗費諸疏不數年庫餘千萬票支十

年人比之爲劉晏至如爭金花之添進止庫監之告
匱絶貢金之例加必得請乃已上每屈意從之又其
時方選操内兵每遇常朝之日百官拱立班行閒西
城喊砲之聲徹於御座學顏謂宸居邃密之地震兵
戈殺伐之聲太廟之神靈未妥兩宮之寢處未安上
亟止之上謂演習在内人役原備扈駕且演習已久
必恭順無他迨其後中途不戢又扈從事完猶未解
散學顏復上言大明律載凡不係宿衞應直之人但
持寸刃入宮殿門者絞入皇城門者發邊衞充軍祖

宗防微弭亂之意甚爲深遠今若等素非守直之人半居皇城之内戈矛鋒利出入禁苑後或賞不滿望領不得入漸起邪心朋謀倡亂譁於内則外臣不敢入譁於夜則外兵不及知譁於都城白晝之間人目之曰此天子親兵也誰敢犯之豈惟外兵不能禦或傳奏聖諭禁止能令人人皆請罪就縛乎於時驟之不肯散捕之莫敢攖如正德中西城縛兵之事可鑒也借曰今未必然則皇上已見其不戒於麟前安能保其不變於日後哉若不及今停止恐在彼外假虎

責之名在朝廷漸成養虎之患望皇上須明飭將近
操內兵盡數罷歸此後凡遇春秋兩祭所司照例題
請上亦不以爲罪未幾居正歿朝局一更喜事之言
官盡擊當日諸大臣學顏於是歸二十六年卒賜祭
塟此後邊政廢弛不復見赫聲濯靈之景矣然後知
江陵之相業不可及而無識浮薄之士使居議論之
司未有不敗天下事者也